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六

幸运的贝儿

叶君健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六

幸运的贝儿

叶君健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 Odense,
Denmark, 1952 年版本

幸运的贝儿

(丹) 安徒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79,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83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印数: 92,001—138,800 册

书号: 10188·44 定价: 0.43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只有一篇篇幅较长的故事，是一般《安徒生童话全集》没有收入的一篇，故事通过一个青年对于艺术事业的追求和他在这方面奋斗的经历，写出了作者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可以看做作者的一篇自传体小说。情节十分动人，充分表达了安徒生对于艺术创作的信念，也是研究安徒生的一个重要文献。



幸运的贝儿

在一条非常有名的大街上，有一幢漂亮的古老房子。它四面的墙上都镶有玻璃碎片；这些玻璃片在阳光和月光中闪亮，好象墙上镶有钻石似的。这表示富有，而屋子里也的确是富有。人们说这位商人有钱到这种程度，他可以在客厅里摆出两桶金子；他甚至还可以在他的小儿子出生的那个房间门口放一桶金币，作为他将来的储蓄。

当这个孩子在这个富有家庭里出生的时候，从地下室一直到顶楼上住着的人们都表示极大的欢乐。甚至一两个

鐘头以后，頂樓里仍然非常欢乐。倉庫的看守人和他的妻子就住在那上面。他們也在这时候生下了一个小儿子——由我們的上帝賜与、由鸛鳥送来、由媽媽展出的。說来也湊巧得很，他的房門外也放着一个桶，不过这个桶里装的不是金币，而是一堆垃圾。

这位富有的商人是一个非常和善和正直的人。他的妻子是頂秀气的，老是穿着最講究的衣服。她敬畏上帝，因此她对穷人很客气，很善良。大家都祝賀这对父母生下了一个小儿子——他将会长大成人，而且会象父亲一样，变得富有。

孩子受了洗礼，取名为“費利克斯”。这个字在拉丁文里是“快乐”的意思。事实上他也是如此，而他的父亲更是如此。

至于那个倉庫的看守人，他的确是一个难得的老好人。他的妻子是一个誠实而勤儉的女子，凡是認識她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他們生了一个小男孩，該是多快乐啊。他的名字叫貝儿。

住在第一层楼上的孩子和住在頂樓上的孩子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得到同样多的吻，而直接从我們的上帝那里所得

到的阳光則更多。虽然如此，他們的地位究竟还是不同：一个是住在下面，一个是住在頂楼上。貝儿高高在上面坐着，他的保姆是自己的媽媽。費利克斯的保姆則是一个生人，不过她很善良和正直——这是在她的品行証明書上写明了的。这个有錢的孩子有一輛嬰兒車，經常由他这位衣服整齐的保姆推着。住在頂楼上的孩子則是由他的媽媽抱着的，不管媽媽穿的是节日衣服还是普通衣服；但他同样感到快乐。

两个孩子不久就开始懂事了。他們在长大，能用手比划他們有多高，而且还会說出单音話来。他們同样地逗人喜欢，同样地爱吃糖，同样受到父母的寵愛。他們长大了，对于这位商人的車和馬同样感到兴趣。費利克斯得到許可和保姆一起坐在車夫的位子上，瞧瞧馬儿。他甚至还想象自己赶着馬儿呢。当男主人和女主人坐着馬車出外的时候，貝儿得到許可坐在頂楼的窗子后面，朝街上望。他們离开了以后，他就搬两个凳子到房間里来，一个放在前面，一个放在后面，他自己則坐在上面赶起馬車来。他是一个真正的車夫，这也就是說，他比他所想象的車夫还要象样一点。这两个小家伙玩得都不錯，不过他們到了两岁时，才彼此講話。費利克斯总是穿着漂亮的天鵝絨和綢衣服，而且象英

国人的那个样儿，腿总是露在外面。住在頂楼上的人說，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定要冻坏！至于貝儿呢，他的褲子一直长达脚踝。不过有一天他的衣服从膝头那儿給撕破了，因此他也覺得有一股阴风襲进来，跟那位商人的嬌小儿子把腿露在外面沒有两样。这时費利克斯和媽媽一道，正要走出門；而貝儿也和媽媽一道，正要走进来。

“和小小的貝儿拉拉手吧！”商人的妻子說。“你們兩人應該講几句話呀。”

于是一个就說：“貝儿！”另一个就說：“費利克斯！”是的，这一次他們只講了这些。

那位富有的太太疼爱她的孩子，不过貝儿也有一个特别疼爱他的人——这就是祖母。她的眼力不大好，但是她在貝儿身上所看出的东西要比爸爸媽媽多得多——事实上要比任何人都多。

“这个甜蜜的孩子，”她說，“将来是了不起的！他是手里捏着一个金苹果出生的。虽然我的眼睛不好，这点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的。苹果就在那儿，而且还在发着光呢！”接着她就把这个小家伙的手吻了一下。

他的爸爸媽媽看不出什么东西，他自己也看不出什么

东西。但是当他慢慢长大了、能懂得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也乐于相信这种说法了。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故事，有过这么一个童话，象祖母所讲的一样！”爸爸妈妈说。

是的，祖母会讲故事，而且同样的故事貝儿总是百听不厌。她教给他一首圣诗，同时也教他念主禱文。他全都会念，但是没有调子，只是些意义不连贯的词儿。她把每一句祈禱都解释给他听。当祖母讲到“我们每天吃面包，今天请赐给我们”时，他的印象特别深。他应该懂得，有的人吃白面包，有的人得吃黑面包。一个人雇用着许多人的时候，他得有一幢大屋子；有的人境况差一些，即使住在顶楼上一个小房间里，也同样会感到快乐。“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所谓‘每天的面包’。”

貝儿当然也有每天吃的好面包和幸福的光，但是好景并非是永远不变的。凄惨的战争年月开始了。年轻的人得离开，年老的人也得离开。貝儿的爸爸被征召入伍了。不久消息就传来了：他是在抵抗占优势的敌人时在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

顶楼上的那个小房间里充满了哀恸。妈妈在哭，祖母

和小小的貝兒也在哭。每一次只要有一个街坊来看他們，大家就会談起“爸爸”，于是大伙儿就一齐都哭起来了。在这同时，未亡人得到許可繼續住在頂樓上，而且在头一年可以完全不付租錢；以后則略为付一点房租。祖母跟媽媽住在一起。她替一些她所謂“漂亮的单身紳士”洗衣服，就这样維持生活。貝兒既沒有悲哀，也沒有困苦。他吃的喝的都有，同时祖母还講故事給他听——关于广大世界的一些奇异的故事。有一天他問她，他們兩人可不可以某个礼拜天到外国去跑一趟，回到家来就成为戴着金王冠的王子和公主。“要做这类的事情，我的年紀是太大了，”祖母說，“你得先学习許多东西，变得高大和强壮，而同时又象你現在一样老是一个善良和可爱的孩子！”

貝兒騎着木馬^①在房間里跑来跑去。这样的木馬他有两匹，但商人的儿子却有一匹真正的活馬——小得很，人們簡直可以把它叫做“馬孩子”。事实上貝兒就是这样叫它，它从来也长不大。費利克斯騎着它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还跟爸爸媽媽和皇家的騎师一道騎着它走出門。在开始

① 这是一根在一端雕有馬头的棍子。

的半點鐘內，貝兒不大愛自己的馬兒，也不願意騎它們，因為它們不是真的。他問媽媽，為什麼他不能象費利克斯一樣，能夠有一匹真馬。媽媽說：“因為費利克斯是住在下面，離馬廐很近呀。但是你却住在頂樓上。人們不能在頂樓上養馬呀。你只能夠養你現在這樣的馬。騎它們吧！”

因此貝兒就騎了。他先騎到櫥櫃那兒去——這是一座藏有許多寶物的大山：媽媽和貝兒在禮拜天穿的好衣服都藏在這裏面，她積下來作為付房租的那些雪白的銀洋也藏在這裏面。接着他又騎到火爐那邊去，他把它叫做大黑熊。它睡了一整個夏天；不過當冬天到來的時候，它得起一點作用，把房間暖起來，把飯煮熟。

貝兒有一個干爸爸；在冬季他每個禮拜天都來，同時吃一天熱飯。媽媽和祖母說，他的境遇不太好。他曾經是一個馬車夫，喜歡喝几杯，因此常常在工作中睡着了。無論是當兵或當馬車夫，這都是不應該的。所以結果他只配趕着一輛出租馬車，當一個趕車人；不過他也有時為漂亮的人物趕趕四輪馬車。現在他則趕着一輛垃圾車，搖着一個發出粗聲的樂器，從這家門口走到那家門口：咔嚓……咔嚓……於是女傭人和主婦，就从每幢房子里走出來，提着滿滿一桶

垃圾，往他的車子里一倒。脏东西和廢物，灰土和垃圾，統統都倒在里面。

有一天貝儿从頂楼上走下来。媽媽到城里去了，他站在敞着的大門口。干爸爸和垃圾車就在外面。“你要不要坐一下車子？”他問。貝儿当然是愿意的，不过他只愿意坐到墙拐角那儿为止。

他坐在干爸爸的身边，他得到許可拿起鞭子，因此他的眼睛就射出得意的神采来。他現在是赶着一匹真正的活馬，而且一直赶到墙拐角那儿去。这时他的媽媽到来了；她的面色很不好看，因为看到自己的小儿子赶着一輛垃圾車究竟是不舒服的。他必須馬上下來。虽然如此，她仍然对于干爸爸道謝了一声。不过，回到家来以后，她就不准貝儿再做同样的事情了。

有一天他又走到大門口来。这里再沒有干爸爸来誘惑他去赶垃圾車，但是別的誘惑却又出現了。有三、四个野孩子在一条阴沟里寻找人們遺失掉或忘掉的东西。他們不时找到一个扣子或一个銅板，但是他們也不时被玻璃瓶的碎片或針头所刺伤。現在的情形就是这样。貝儿参加他們的活動。当他来到阴沟里的时候，他在石头之間找到了一块銀币。

第二天他又去了，和一些別的孩子在一起尋找。他們都把指頭弄脏了，但是他却找到了一個金戒指。他用得意的眼光，把他這件幸運的戒指給大家看。大家朝他身上扔了許多脏東西，同時把他叫做“幸運的貝兒”。他們從此就不准許他再和他們在同一个地方尋東西了。

在商人的院子後面有一塊低洼的地方。這塊地方得填滿起來，作為建築工地。沙石和灰土都被運到這裡來，整堆整堆地倒進裡面去。干爸爸在運這些東西，但是貝兒却不能和他一道趕車子。野孩子們有的用棍子，有的用手，在這些脏東西中搜索。他們總能找出一點似乎值得一找的什麼東西。

小小的貝兒也到這裡來了。

大家看到他，於是便喊道：“幸運的貝兒，你滾開吧！”當他走近的時候，他們就朝他扔一把脏土。有一把扔到他的木鞋上，撞散了，於是就有一件發亮的東西從那裡面滾出來。貝兒把它撿起來，它原來是一顆琥珀雕的心。他拿着它趕快跑到家裡來。別的孩子都沒有發現這件東西。你看，甚至當別人對他扔脏東西的時候，他都是幸運的。



他把他所拾得的銀币存在他的儲蓄匣里。至于戒指和琥珀心，媽媽則把它們拿給楼下商人的太太看，因为她想知道这是不是別人的失物，应不应该“报告警察局”。

当商人的太太看到戒指时，她的眼睛变得多亮啊！这原来就是她的訂婚戒指，她在三年前遺失掉的。它在阴沟里居然呆了这么久。

貝儿得到一笔酬金，这在他的儲蓄匣里搖得咯咯地响。太太說，那顆琥珀心是一件不太值錢的东西，貝儿可以自己

留下来。

在夜里，琥珀心躺在柜子上，祖母睡在床上。

“嗨，是一件什么东西在烧起来了呢？”祖母说，“倒好象那里点着一根蜡烛似的！”她爬起来望了望。这就是那颗琥珀心。是的，祖母的眼力虽然不大好，但是她常常能看出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她有她的一套想法。第二天早晨，她拿一根结实的窄带子穿进这颗心上的那个小孔，把它挂在小孙子的脖子上。

“你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取下来，除非你要换一根新带子。你也不能让别的孩子知道你有这件东西，否则他们就会把它抢去，那末你也就会得到肚痛病！”这也就是小貝儿所知道的唯一痛苦的病。

这颗心里面有一种奇异的力量。祖母指给他看：假如他用手把它擦几下，然后再放一根小草在它旁边，那么这根草就好象有了生命，跳到琥珀心的旁边，怎样也不会离开。



商人的儿子有一个家庭教师，单独教他讀書，同时也和他一道散步。貝儿也应该受到教育，因此他就和許多別的孩子一道进一个普通小学。他們在一道玩耍，这比跟家庭教师在一道散步要有趣得多。貝儿真不愿意再換別的地方！

他是一个幸运的貝儿，不过干爸爸也是一个“幸运的貝儿”，虽然他的名字并不是貝儿。他曾經中过一次彩：他和十一个人共同买了一張彩票，得了二百元大洋。他馬上买了新衣服穿，而且穿起了这些衣服，他的样子还蛮漂亮哩。

幸运总不是单独到来的。它总是和別的东西一道。干爸爸也是如此。他不再赶垃圾車，而是参加了剧院的工作。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祖母說，“难道他要登台唱戏嗎？当个什么角色呢？”

当道具工人。

这要算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从此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欣賞上演的戏，虽然他总是从頂上或側面看。最

可愛的是芭蕾舞，但是演芭蕾舞却需要費很大的氣力，而且還常常有起火的危險。他們在天上起舞，也在人間起舞。對於小小的貝兒說來，這真是值得一看的東西。一天晚上，有一個新的“彩排”——這就是人們對於一個新芭蕾舞預演時所用的名詞。在這個舞里面，每個人都穿得整齊，打扮得漂漂亮亮，好象大家這天晚上付出許多錢完全是為了看這個場面似的。他得到許可把貝兒也帶去，而且还替他找到了一個位子——在這個位子上他什麼也看得見。

這是根據聖經上參孫的故事^①而編的芭蕾舞：非利士人圍繞着他跳舞，而他就把整個的房子推倒了，壓到他們和自己的身上。不過旁邊都準備好了救火機和消防員，以防萬一有什麼意外發生。

貝兒從來沒有看過戲，當然更談不上芭蕾舞了。他穿上他禮拜天穿的最漂亮的衣服，跟着干爸爸一道到戲院里去。戲院簡直象一個晾東西的頂樓，上面挂着許多幃帳和

① 參孫是一個大力士，被非利士人所囚禁，並且被他們剷了眼睛。非利士人得意忘形，把參孫拿來取樂，要他在大家面前耍戲。參孫祈求上帝給他力量，把整個房子推垮了，壓死了所有取樂的人。事見舊約士師記第十六章二十一節至三十一節。